

特殊年代的 文艺兵



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

尹承千 著

光阴荏苒，往事如烟。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过去经历的一些

人和事大多被遗忘，

但有些经历却刻骨铭心、

难以忘却。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尹承千 著

特殊年代的文艺兵

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 / 尹承千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

ISBN 978 - 7 - 218 - 08391 - 9

I. ①特… II. ①尹…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0991 号

Teshu Niandai de Wenyibing

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及战友们

尹承千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黎捷

封面设计：李桢涛

责任技编：黎碧霞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话：(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真：(020) 83780199

网址：<http://www.gdpph.com>

印刷：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 - 7 - 218 - 08391 - 9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8.5 字数：300千

版次：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604 83791487

难以忘却的记忆（序）

谭士珍

光阴荏苒，往事如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过去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大多被遗忘，但有些经历却刻骨铭心、难以忘却。尹承千同志在这本书中回顾、记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特殊年代——“文革”其间当文艺兵的经历就是如此。

我的年龄比承千大许多，但我们有共同的经历——都当过兵，而且都在黔阳（今怀化）军分区乃至湖南省军区工作过。退休前，我供职于怀化市文联，他供职于怀化市新华书店，均属“宣传文化系统”。我们有过不少的交往，但真正认识和了解他，是我读了他撰写的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长达40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七十春秋铸辉煌——新华书店纪实》后开始的。承千为创作这部作品，用了长达10余年的时间收集资料，孜孜以求，最终写成，其执着、敬业和拼搏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鉴于他在全中国新华书店店史研究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2007年4月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会议，受到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集体接见。从这时候起，我才知道承千不但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撰写了大量的曾在中央报刊上发表或是入选省级以上书报刊发行协会“研讨会”的各种论文，而且（用他自己话讲）还“另有所好”——从事文学创作。

近些年承千退休以后，常居深圳女儿家，我们少有见面。有一次在怀化市街头邂逅，他说正在撰写一部新书稿，是写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写好后一定寄我“审阅”。不到一年时间，他把厚厚的一部打印书稿寄给我，嘱我作序。我欣欣然，亦惶惶然。不过，好在我对书中的一些人与事比较熟悉和了解。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创作和演出过不

少优秀作品，不仅在广州军区会演，也在全军的调演中受到好评，同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他们演出的《沙田路上》曾被拍摄成舞台艺术片，《追针》被收录到《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曲艺卷》。另外，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还涌现了一批在军内外甚至在国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人才，诸如：总政歌舞团一级演员、著名歌唱家程志（文职中将）；培养了包括李小鹏在内的多位全国乃至世界冠、亚、季军的国家男子体操队教练陈雄；《解放军报》资深记者、该报文化部主任、高级编辑，后为长城出版社总编辑的著名作家曾凡华（大校）；历任花城出版社编辑、党委书记、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也是岭南著名作家陈俊年；曾出版多部歌曲、曲艺和文学作品，在广州军区所属专业剧团曾任团长、政委，后来担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剑锋（大校）；还有集诗人、商人、影视制片人于一身的孙泱等等，就是这支队伍的杰出代表，也是这支队伍的骄傲！作为当年人员编制不足40人（其“组织不散、人员替换”）的省军区文艺宣传队，居然出现这么多的时代和社会精英，实属罕见，也十分了得！这本书的序言，理应由这些名家撰写才是；而我，尽管对书中的人和事有所了解，但由于年事已高，近期身体欠佳，所以我曾婉言谢绝，可承千说非我莫属。盛情难却，只好为之。

细读尹承千同志创作的《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一书，我认为第一章的第2篇《取而代之的文艺宣传队》一文，可视为作者自己为本书写的一篇“书跋”。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概括地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对文艺界造成的浩劫，然后指出：在我们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出现过极为严重的因“物质食粮”匮乏的大饥荒；数年后又发生了因“精神食粮”匮乏而造成的另一种大“饥荒”。前者，是物质的；后者，是精神的。人类生存既要有物质的东西，也要有精神的东西，二者缺一不可。当文化事业凋敝，艺术园地荒芜，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十分饥渴的状态中时，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应运而生并对专业剧团“取而代之”。这，既是当年所谓“革命的需要”，也是当时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所有这一切，是极“左”路线造成的，也是“文革”特殊年代的政治因素和环境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与环境下，作为要“占领上层建筑包括文艺舞台”的文艺宣传队，不可避免地宣传了“左”的东西，也难免存在着泛政治化的

宣传倾向。但是，正如后来一些报刊媒体刊登的回忆文章所说，当年遍布全国城乡和军内军外的文艺演出队伍，由于人员普遍来自于基层也服务和扎根于基层，所以他们自编自演的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那时候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事实上也受到当年观众——特别是农村、厂矿、学校和部队基层观众的追捧和欢迎……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开宗明义地介绍和交代了文艺宣传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并大批涌现的原因和时代背景。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特殊年代——“文革”期间的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是当年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有目共睹的一段历史。在这方面加以记述、发掘和研究，对当代的社会史和文化史尤其是“文革”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今，“文革”期间有关“上山下乡”、“知青”、“‘五七’干校”、“老三届”等方面的著述很多，而对于同一时期的文艺宣传队及其演出，除了散见于报刊等媒体的零星文章之外，似乎还没有出版过这方面的书籍（也许我孤陋寡闻）。因此，尹承千同志创作的《特殊年代的文艺兵——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一书，我认为填补了这段历史的某些空白！

承千的这部作品，内容丰富，文笔生动，故事鲜活，图（照）片弥足珍贵，可以说是集史料性、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炉。为写这部书稿，承千做了充分准备，对史料及素材进行了精心组织和构思。应该说，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

我们知道，在文章或书本里如果只记史实，那么难免平淡和干巴；倘若对过去的事件只是平铺直叙，也会显得陈旧与乏味。承千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忠实于史实的前提下，运用文学的技巧和手法，对有关史（资）料进行了非常恰当的“剪贴”和技术处理，而且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与历史的高度，对当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进行审视与述（评）说。这样，不仅文章的观点正确、立意新颖，同时也增强了这本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譬如《朱总司令来了》一文，说的是当年林彪发布“一号命令”，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理由，将已经“靠边站”的朱总司令疏散到广东从化。在这期间，朱总司令被“请”到广州军区礼堂观看（那一

届)全区部队军以上单位文艺宣传队的汇报演出。在演出的节(剧)目中,有个独幕话剧《林副主席在井冈山》。剧情反映的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并将当年朱德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篡改为“林彪的扁担”。很明显!这是1969年林彪指派他在江西的亲信,窜到井冈山强令“井冈山革命纪念馆”篡改有关陈列品以及说明词的翻版。承千在写这篇文章时,既写了当年亲眼目睹朱总司令前来观看演出时的情景,同时穿插了后来的一些党史资料,以分段记述的方式进行编排,所以文章不仅流畅,而且将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交代得很清楚。特别是文章的结尾,读后不禁令人击掌叫好——

朱总司令看了这个话剧后,他是“怎么想、怎么说”的呢?作者写道:

朱德总司令是伟人,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怎么想和怎么说,这里不敢妄加猜测;不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广为流传一则政治笑话,说:

……当朱总司令看到自己在井冈山挑粮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时,不禁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道:“林彪郎个把我的扁担给偷走了?!”

朱总司令是这么说的吗?

按照我们常人的思维逻辑和想法——这,很有可能。

在这里,作者非常恰当地运用了后来鞭挞林彪、“四人帮”的一则政治笑话,十分技巧地回答了朱总司令当年观看跟自己革命生涯有关、但却被严重歪曲和篡改的戏剧后“怎么想、怎么说”的问题,从而使读者看了,也感到可信!

有关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在这本书里着墨颇多。其中的《学演“样板戏”〈沙家浜〉》这篇文章,看后给人印象很深!在文章的开头,作者对当年的“样板戏”作了必要的交代,接下来便介绍该队演出京剧《沙家浜》的“角色分配情况”。通过如数家珍般的一一介绍,剧中的正、反面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比如:文中说扮演“刁小三”的这位演员,由于扮相酷似,表演到位,所以戏虽不多,但演得十分出彩!其中一句:“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呢!……”把“刁小三”那狗仗人势、横行乡里的兵痞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因此,京剧《沙家浜》排练和演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湖南省军区机关大院的人

见到这位演（队）员时，不是叫他的名字及职务，而是（开玩笑地）叫他“刁小三”。由于该队演员、乐队包括领导不足40人，所以演出京剧《沙家浜》全剧时，每个人都“一专多能”和“身兼数职”，通过化妆进行“角色转换”，在台上“亦军亦民”、“亦兵亦匪”。正因为如此，在演出的过程中，一个个如同打仗和抢险般的忙碌和紧张，也难免闹出了些令人捧腹的笑话！这篇文章，记述的是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20世纪70年代初演出京剧《沙家浜》的情况，当我们此刻阅读这篇文章时，简直就像是“看戏”——看该队当年演出的“戏外戏”！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承千的笔墨撒得开，他既不拘泥于史实，也不局限于文艺宣传队的演出，该队所到之处的情和景以及当地的人文历史，比如烟波浩渺的洞庭湖，革命圣地韶山和井冈山，红军长征途中的老山界，风景名胜地凤凰古城，以及南山和腊尔山国防哨所等等，都描述得十分入微与翔实，让人看了仿若身临其境。

除此之外，承千在书中还十分注意写人物（本书的副标题为“记原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因此这不仅必要，也很切题）。在所写的众多人物中，主要是他的战友，另外也有领导包括首长。比如说，湖南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直接首长——政治部王恩荣主任，他“历来以带兵严格著称”，在一次会上宣布：“省军区文艺宣传队的男女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如果有谁违反，不仅要处分本人，还要拿你们队领导是问！”后来，王主任身患绝症住进163医院，在该院工作的女队员们相约前来看望他。在病榻前，王主任看着这些亭亭玉立，军龄不短、年纪也不小的文艺兵，在话家常的过程中，不禁慈祥而又爱怜地问起她们的婚事来——

“你们中间有成家的吗？”看大伙儿摇头，又问：“都有对象了吧！”见还是摇头，病得不轻的王主任急了，说：“你们文艺宣传队有那么多男队员，难道就没有一个被你们看中的？！”

女队员们一听，顿时哄然大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王主任！当年不是您规定我们男女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吗？”

“哦？！……”王主任沉默了。过了好一阵，他说：“队员之间不准谈恋爱，是指在服役期当战士的时候，提干之后还是可以的嘛。莫非……”接下来，他的声音十分低沉，仿若在喃喃自语：“看来，我对你

们的要求太严了……如果是棒打鸳鸯的话，这可是我的罪过啊！”

此时此刻，病入膏肓的王主任言语十分真诚，从表情来看，他显得非常自责！围在他身边的女队员们不禁为之动容，有的潸然泪下……

由此可见，书中的人物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再比如写战友曾凡华洞庭湖钓鱼，说他别出心裁地拿一颗大头针（将针尖弯曲作为钓钩）、一根白线和扯根芦苇秆在湖边当起了“姜太公”；看他那全神贯注、乐此不疲的神态与劲头，简直比在餐桌上吃鱼还过瘾！另外写程志，说有一年冬天下大雪，战友们围坐在火炉旁烤火，可有人还是叫“冷”。在一旁捣鼓照相机的程志听后，说：

“这有什么冷的？！北方那天气才真叫冷。”

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既然你不怕冷，那你敢不敢脱了衣裤到雪地里走一圈？”

真没想到！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只见程志放下手中的照相机，乐呵呵地说了一声“你看我敢不敢？！”随后，三下五除二地脱掉身上的棉衣绒裤，穿条裤衩光着身子跑到室外露天阳台的雪地里又蹦又跳，然后抓起地上的雪团往身上擦，连呼：“舒服啊——真舒服！”

这时候，围着火炉烤火的人都从宿舍里跑了出来，如同观看程志在那里表演“特技”！大伙儿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个个缩着脖子“瑟瑟”地直抽冷气！

……

这样的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读者看了，不仅仅会被吸引，也会深受感动，或者是忍俊不禁。

另外我想，书中的当事人——承千的战友们看了，他们在感慨之余，也一定会勾起对当年往事的回忆……

尹承千同志及其战友们对特殊年代——“文革”期间从事文艺宣传演出——当文艺兵这段经历的回忆，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难以忘却的记忆！

是为序。

2012年春于怀化

目 录

难以忘却的记忆（序）	谭士珍	1
------------	-----------	---

第一章 广州会演

新的“政治任务”	2
取而代之的文艺宣传队	7
“群魔乱舞”	13
在广州农林下路的大院里	19
为了当文艺兵	24
成长的环境	31
“朱总司令来了”	36
省会军民联欢晚会	41

第二章 基层锻炼

紧急集合	46
蔡家岗	50
在施工的连队里	56
哨所日记	65
来自基层的汇报	73

井冈山纪行	80
“我们团”	88

第三章 慰问演出

慰问抗美援朝归国的战友	96
在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102
腊尔山哨所	107
攸县网岭“五七”干校	111
奔赴洛塔、野鸡坪	118
学演“样板戏”《沙家浜》	124
在慈利县驻军某部	131
走遍三湘四水	135
浩渺洞庭湖	142
演出纪事	149
争演主角	156
拍电影	162
两位导演	166

第四章 演出之余

乌石岭军事演习	175
礼堂起火了	180
挖防空洞	186
一次谈心	190
外调	194
“内部电影”	202

床垫下的秘密	207
这里与“恋情”绝缘	211

第五章 战友记略

小池里的大鱼	
——记程志同志	218
他的跟斗翻到了北京	
——记陈雄同志	228
军旅作家的往事	
——记曾凡华同志	235
书 缘	
——记陈俊年同志	244
勤学力耕 咏颂军魂	
——记刘剑锋同志	255
诗人·商人·制片人	
——记孙泱同志	264
追赶时代的潮流	
——记何奕时同志	272
后 记	280

第一章 广州会演

“文化大革命”进入第3个年头——1968年的时候，随着业余文艺演出队伍的增多，加上要检阅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所以沉寂多年的文艺会演又普遍并持续地开展起来……

新的“政治任务”

1968年10月的天气，似乎跟当年的政治气候相吻合——尽管进入秋季，但人们依然感到骄阳似火，暑气逼人，酷热难挡！

这一天的下午，我在湘潭军分区电影组的一间狭窄的仓库兼机房里，吹着一台“咔嚓、咔嚓”作响的电风扇忙碌着。我先将陈旧的、从头到尾带有明显刮痕的《南征北战》电影胶片倒好，接着制作幻灯片。正当我聚精会神、小心翼翼地在一张风干的、涂满颜料的幻灯片上刻写：“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次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这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虚掩的门被推开了，我的顶头上司——电影组黄组长走进来，说：

“小尹！科长要你到他办公室去。”

科长，就是我们宣传科的吴科长。他是一位老政工。机关的人都知道，吴科长不管是作报告，布置工作，抑或是找人谈话，都要“弹奏三部曲”——先谈“形势”、接着谈“任务”、最后谈“要求”。可不！当我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后，便谈起了当前的“形势”，他说：

“目前，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①，除台湾省之外，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前不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就是为了庆祝和欢呼‘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斗、批、改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无产阶级要全面占领上层建筑包括文艺舞台……”

吴科长说到这里，娴熟地卷了一支“喇叭筒”纸烟，划火柴点燃后猛吸一口，还没等烟雾全部吐出，便接着谈“任务”：

“为了占领上层建筑包括文艺舞台，另外为了迎接广州军区即将举行的文艺会演，咱们湖南省军区要组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今天上午接到通知，要你去报到。你以前是放映员，今后就是文艺兵——文艺宣传队

^① 当年尚未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

队员了。这，可是上级组织和领导交给你的一项新的政治任务啊！”

在“文革”期间，不管做什么事情或是从事什么工作，只要冠以“政治”——将它说成是“政治任务”，那么这件事情或这项工作就会变得“崇高”和“神圣”！只不过，吴科长所说的这项新的“政治任务”对我来说未免太“新”了、也太突然了，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所以，他的话音刚落，我就迫不及待地说：

“科长！这文艺兵的工作我干不了。我不是这个料……”

的确如此！

我来自湘西怀化的乡下，虽然十几岁进县城读初中，后来升高中，但普通话一直说不好，加上性格内向，谈吐拘谨，所以在大庭广众之中很容易怯场。记得在读中学时，班里规定每个人都要上台表演节目，我第一次上舞台，紧张、害怕得双腿发抖、声音发颤，从喉咙里发出来的声音简直不是歌声，而像是哭声。所以，老师说我上舞台，就像是上美国式的“电刑”。参军之后，在这半年多时间里，我虽然有两次上舞台的经历——一次是集体“大合唱”，另一次是“表演唱”，但这两个节目的艺术性和观赏性，无疑属于“下里巴人”，而绝非是“阳春白雪”！所以，凭我这样的“演艺生涯”和水平，去揽省军区一级舞台上的“瓷器活”，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再说，我喜欢放电影的工作。我觉得在部队放电影，既轻松又受人欢迎。当时，看一场电影如同过节和“打牙祭”。由于人们对电影的期盼和喜爱，因而对放电影的人也显得特别亲近和尊重，所以每到一地都会受到热情接待。另外，那时候电影拷贝少，一部影片往往要在城市的机关、厂矿和部队等好几个地方接连放映，倘若前面出故障（“拖棚”），后面就会“断顿”（停映）。这时候“跑片”一旦送到，当放映员抱着电影胶片进场时，观众往往会发出一阵欢呼并响起热烈的掌声。每到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简直不是一个放电影的，倒像是“电影明星”！

除此而外，在电影组还有一件事情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1968年期间，一些地方的武斗还未完全停止，军分区跟其他军事机关一样，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不知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部队有这个规定，所以我到电影组的第一天，就给我配发了一支“五四”式手枪。当天晚上我高兴得几乎一夜没合眼——要知道，在部队除了首长的警卫员之外，手枪通常是配发给排以上干部的。而我这个入伍不久的新兵，到电影组后就能佩带

手枪，用今天的话来讲，真是“爽极了”、“酷呆了”！所以，每次参加地方和部队举行的集会或游行，当我挎着手枪走在队伍中间时，就像是运动员的胸前挂着一面奖牌那样神气！

总之，我难以割舍电影“情结”，也不想因为离开电影组而把我那擦拭得乌黑锃亮的手枪给“缴”了。

当然，这些“私心”在“灵魂深处”尚未“爆发革命”的时候，我是不会说出口的！因此，当吴科长向我交代新的“政治任务”、要我去省军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报到时，只好说“这文艺兵的工作我干不了。我不是这个料……”

“嗯——！”吴科长听我的口气不想去，顿时脸拉长了。接下来的几句话，虽然音调不高，但听起来掷地有声：

“这可是省军区宣传处的通知噢！作为一名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今天如果要你去打仗、要你去炸碉堡，你说‘我不是这个料’，也可以不去吗？！”

是啊，上级机关通知你去报到你不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违反纪律和不服从命令吗？

想到这里，不知是天气热的，还是被吓的，我的头上直冒大汗，背后的衬衣都湿透了。

此刻，吴科长看他说的一番话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面部表情也就恢复了常态。接下来，开始抓我的“活思想”，说：

“你是不是不想离开电影组……”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是啊！在近半年的时间里，电影组乃至宣传科包括你吴科长对我政治上关心、思想上帮助、工作上指导、生活上照顾等等，我怎么想离开呢？！因此，我接过话头顺着他的意思说：

“是的。我感觉电影组还有咱们宣传科的政治空气很浓！是一个温暖和战斗的集体……”接下来我说了几个“政治空气浓”和领导包括吴科长他本人对我关心和帮助的事例。

吴科长听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时候，也许他



1968年我在湘潭军分区电影组。

想到我这个机关兵表现不错，总是随叫随到，非常的好“使唤”，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再说，吴科长虽说是“老政工”，原则性强，但他性格温和，没有架子，平时对科里的干部战士很关心，所以接来说的一番话，可谓推心置腹，不禁让我有些感动。他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当前“最大的政治”，而通过文艺的方式进行宣传，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省军区是大机关，很多人想去都去不了；还说，现在当兵最光荣，当文艺兵最风光。并跟我开玩笑说：“今后你就在‘台上’，我就在‘台下’了……”他看我感到茫然并有些惴惴不安，解释说：“你在台上演出，我在台下观看嘛！”最后他说：

“小尹啊，你可不要谦虚——过于谦虚就是骄傲。你说你不是搞文艺的‘料’，我看你身材和嗓子都不错，有文艺‘细胞’。最近机关跳‘忠字舞’，大伙儿都说你跳得最好。另外，上次咱们军分区有个节目参加省军区文艺调演，你不是在中间有段领唱吗？省军区宣传处的有关同志和领导就是看你唱得不错，所以才点你的名，选调你参加省军区文艺宣传队……”

吴科长说的这个节目，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表演唱”，即军分区独立营组织排练的《革命委员会好》。当时，由于“造反派”仍在闹事，湘潭地区处于“非常时期”，独立营的任务很重，16名演员凑不齐，所以把我从电影组临时抽去。没想到这4句台词的领唱，竟然引起上级领导的注意并把我给选上了！

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接下来，我等待吴科长“弹奏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给我谈“要求”……就在此刻，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吴科长接过电话后，说有事情要办。他顺手拿起一份《通知》递给我，说：

“去省军区报到的有关事项和要求，上面写得很清楚。你自己看看吧。”

我接过这份《通知》，发现上面除了报到的时间、地点和有关要求之外，另外还附有“湖南省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人员名单”，他（她）们是——

常德军分区：王又春（任队长）、邓喜来；

黔阳军分区：熊兆松、段传贵、张卫国、曾凡华、张福德、刘开河；

吉首军分区：李光荣、王纯德；

邵阳军分区：朱春林、吴英俊、夏树生；

湘潭军分区：夏飞凌、尹承千；